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三上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 卷三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3038  
No. ....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

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

問政故以題篇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

惠王為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也既以仁義

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

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為篇

題不亦宜乎故以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為此  
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目趙氏分之遂為上  
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德流遠於置郵

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為魯西之所益二章言義  
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據苗聖人量時賢  
者道備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  
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已  
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五章言脩古之道鄰國之  
民以爲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已  
以演大四端充擴其道以上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  
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耻爲人役  
不若君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八章言大聖之君由  
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關  
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公孫姓  
丑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正義曰自魯桓公之子  
慶父之後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  
衛國有王孫賈出自周傾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  
去王室久改爲賈孫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  
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爲氏春秋隱公八  
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爲展氏杜預曰

後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  
字爲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後爲氏也今公孫  
孔其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于列傳云孟于退而與  
萬章公孫丑之徒善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爲孟于弟  
子明矣經曰弟子之惑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  
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  
問政故以題篇若此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  
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

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與乎孟子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誠實也子實齊

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



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楚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曾西曾子之孫楚然猶楚蹕也先子曾子也子

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

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艷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

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

曾比予於是

曾西荅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

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列卑陋如彼

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

此我恥見比之之甚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

子為我願之乎 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

仲而子為我願之乎非一丑之言小也 曰管仲以其君

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 晏子猶不足為與 丑曰管

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以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

不可以為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孟子言以齊國

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也曰若是則第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

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



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註丑曰如是言

則弟子或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

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

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丑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

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註武丁

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

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大戊盤庚等也運

之掌言其易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

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丁微仲王子比干箕子



其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其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

是以難也註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

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

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註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

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

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

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

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三代之盛封疆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以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犬相聞言民室屋相望

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一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

口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飢者易爲容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矣置郵傳書命也當人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爲然

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以施恩惠之事半於古

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

此公孫丑問曰至唯

曰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

管晏雖勤猶爲會西所蓋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

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者公孫丑問孟子言

夫子得當仕路於齊國則管仲晏子佐桓景二霸之

功寧可復興之乎管仲夷吾也晏子嬰也夷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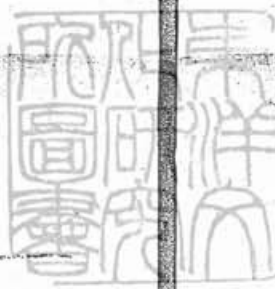
佐桓公者也晏嬰佐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子實齊

國之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止矣孟子答之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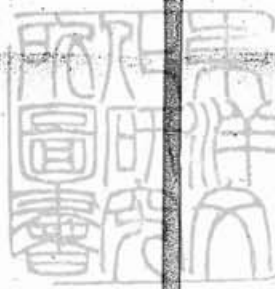
五





乃蹙蹙而言曰我先子曾子所敬畏者也曰然則吾  
 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為賢曾西  
 乃斃然愠怒而不悅曰爾何如乃此我與管仲孰為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此予於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相立為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如與高國之臣不  
 敢為之相職至終四十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也  
 立此相職至終四十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也  
 烈者蓋如此也其終也何如乃此我與管仲孰為  
 桓則止於為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為霸烈  
 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為曾西  
 言者意在於王佐為貴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者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者蓋  
 云子者指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

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為賢曾西  
 乃斃然愠怒而不悅曰爾何如乃此我與管仲孰為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此予於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相立為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如與高國之臣不  
 敢為之相職至終四十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也  
 立此相職至終四十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也  
 烈者蓋如此也其終也何如乃此我與管仲孰為  
 桓則止於為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為霸烈  
 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為曾西  
 言者意在於王佐為貴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者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者蓋  
 云子者指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  
 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為賢曾西  
 乃斃然愠怒而不悅曰爾何如乃此我與管仲孰為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此予於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相立為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如與高國之臣不  
 敢為之相職至終四十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也  
 立此相職至終四十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也  
 烈者蓋如此也其終也何如乃此我與管仲孰為  
 桓則止於為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為霸烈  
 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為曾西  
 言者意在於王佐為貴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者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者蓋  
 云子者指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



之善六七十作故天下德化被民也久思澤漸人也深  
 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久而難變也是以武丁  
 朝諸侯而有天下若天不遺手也武丁高宗也  
 云六十七作若太甲大戊祖乙盤庚等是也紂之去武  
 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以  
 難也者孟子又言自殷紂去武丁之時尚未久故其  
 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  
 之所被善政之所行尚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  
 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者皆是賢人相與同輔  
 相其紂故紂之失亡亦重為紂而後失也雖一尺之  
 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為紂而後失也雖然如此尚  
 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為重是以難而若武丁之尚能  
 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人不如乘勢雖有鋸基不如  
 待時者孟子又言齊國之勢雖大有田器如耒耜之  
 才亦不如乘其富貴之際也蓋大言人雖有智小亦  
 不如乘三時農務之際也蓋大言人雖有智小亦  
 然非之謂慧鐵其田器之利也言人所不運此之

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則易然也夏  
 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李  
 之能樂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治其  
 地亦得其千里未有過千里之狗吠相聞而廣遠乎  
 齊國不特有千里之狗吠相聞而廣遠乎四境是  
 其民相望而衆多也如此土地亦以足矣不待聚  
 矣即行仁為政而民人亦以足矣又不足聚其民  
 作未行仁為政而民人亦以足矣又不足聚其民  
 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  
 者之不興作未有如疏於此時者也而民人又言  
 苦於暴虐之政又未有如疏於此時者也而民人  
 化之流其速疾又過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  
 云境土舍也又云官名督郵而傳書命也郵驛名  
 土行書舍也當今之時萬乘之主諸國之政民之  
 猶解倒懸也者孟子又言當今齊國之時為萬乘之



國行仁政而及民則民皆喜悅之如得解其倒懸之  
 索也云倒懸者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於當此之時  
 功必倍之惟此特為然者孟子又言故於當此之時  
 其施恩惠之事但半於古人其成治功亦必倍過於  
 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為能如是也  
 夷吾晏嬰曰正義曰管仲齊之相也案左傳魯莊公  
 八年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請囚鮑叔  
 使相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  
 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又云高侯齊卿北有夷吾亭或曰  
 仲治政事才多於高敬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  
 嬰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交周註云蓋為平  
 盜法曰法治而清省曰平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  
 義曰魯西為魯子之孫者經云魯西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先子是魯子也孫者經云魯西曰吾先子之所  
 子孫也其它經傳未詳子孫補之也即知魯西乃魯子  
 子路下國人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少孔子姓仲名由字

好勇力抗直冠雄雞佩犛豚陵暴孔子設禮誨  
 子路者語云踴躍如也馬註云踴躍如也字從弗色是  
 然然怒色也正義曰釋云踴躍如也字從弗色是  
 知即愠怒之色也武丁高宗也至易也。正義  
 曰孔安國傳云盤庚弟小乙子高宗也至易也。正義  
 號為高宗云從湯以下賢聖之若六七作謂太甲太  
 戊盤庚等是也者案史記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  
 早卒欲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  
 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  
 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悔  
 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立三年  
 侯咸歸百姓以寧稱焉為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立  
 弟太庚立庶弟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庶弟道衰諸  
 侯或不至已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無  
 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庶弟外壬立庶弟外壬立  
 崩弟河亶甲立庶弟祖辛立庶弟沃甲立庶弟外壬立  
 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庶弟沃甲立庶弟外壬立

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庚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衰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興故號為高宗是也。田器未邦之屬。正義曰釋名云鐵其大鋤也云農時者左傳莊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註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註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我註云謂今十月南至微陽始動故土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註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若其門戶道橋城郭壙壘有所損壞則隨時收之禧公二十年云凡啓塞從時是也。又案七月之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豔彼南畝註云三之日夏之正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耕矣。

孫丑問曰夫子如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

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

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

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

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

不敢欲行也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

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曰若

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

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



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

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

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

膚不爲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技一毛

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

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之已已必惡聲

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

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也

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

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

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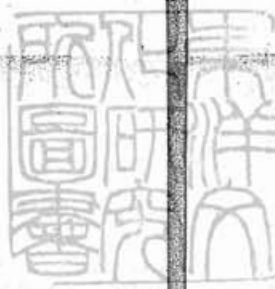
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

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

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

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昔者曾子



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殆曾子守義之爲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可得聞與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已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骸為喜怒哀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



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怒矣則志氣之相動也敢問夫子惡乎長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治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

無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註)重說是  
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  
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  
握包落天地稟受群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  
常以克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註)集雜也密聲  
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  
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註)慊快也自  
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餓矣我故曰

孟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註)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

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言人行仁義之

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但心  
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  
人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  
而往視之苗則槁矣(註)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  
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



趨走也。搗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  
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  
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  
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  
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  
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  
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  
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

謂知言

丑問知言之意何謂曰諛辭知其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

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實孟言雉雞  
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  
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欲  
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壬賜環  
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  
辭若秦客之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  
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欲也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生於其心警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  
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  
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  
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宰  
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行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  
數命則不能如二子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丑見孟  
子假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

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  
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  
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  
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  
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體者四肢  
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

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

問所安註丑問孟子所安比也曰姑舍是註姑且也

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註丑

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否曰不同道

註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註非其君非已

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

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伊尹也註伊尹曰事非其君若何傷也使非其

民者何傷也更欲為天理物真得行道而已矣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註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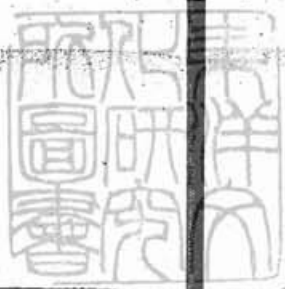
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註此皆古之聖人我未

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

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

班乎註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

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



有孔子也

**註**

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

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然則有同與

**註**

丑曰然則

此三人有同者耶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

為也是則同

**註**

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

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

孔子同之矣曰敢問其所以異

**註**

丑問孔子與二人

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

其所好

**註**

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所

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

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為丑陳二

子之道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

矣

**註**

予宰我名也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

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

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

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

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註**

見其制作之禮

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

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  
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  
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  
未有能備若孔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  
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  
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  
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  
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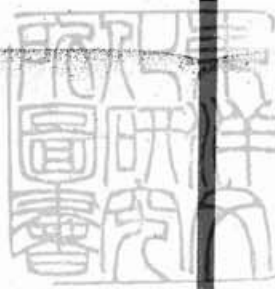
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  
聖後聖其揆一也不特相喻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  
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  
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洵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  
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亦**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  
也正義曰此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  
道無効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歸  
學於孔子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者是公孫  
丑問孟子言以夫子之才相之則以齊國卿相之位以  
得行其道雖曰用此卿相之位而輔相其君而行之  
亦不異於古之霸王矣如堯則夫子寧動心畏懼其



不能行乎否不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孟子曰否我  
 四十不動心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我年至四十之  
 時內有所定故未嘗動心有見孟子以謂四十之時已  
 子過孟賁遠矣者公孫丑見孟子以謂四十之時已  
 不動心言如此則夫子是有勇過於孟賁之勇士也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者孟子言我之有勇過  
 於孟賁此不難也孟子之意蓋謂己之勇勇於德孟  
 賁之勇但勇於力必能過之也所以謂不難也以言  
 其易過之也言告子之勇已先我於未四十之時而  
 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者丑問孟子謂不動心  
 寧有道乎曰有也此官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自逃至  
 故答之曰有也此官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自逃至  
 孟施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以至於又不如曾  
 子之守約也者此皆孟子答公孫丑而言養勇者也  
 北宮黜北宮姓黜名孟施舍孟姓下名商字子夏並  
 也魯子姓魯名參字子與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並  
 為孔門之徒弟也言北宮黜之養勇人刺其肌膚不  
 為撓却入刺其目不以目轉睛而逃避思以一毫之

毛而拔於人若見唾撻於市朝之中矣不受物於  
 褐者之獨夫亦不受賜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  
 但若刺被褐者之獨夫無嚴畏諸侯有惡聲加之已  
 亦以惡聲反報之此北宮黜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  
 之養勇嘗謂視敵之不勝猶勝之也若以量度其敵  
 可以敵然後進而敵之謀慮其必能勝敵然後方會  
 其兵此是畏三軍之士也非勇者也故有稱名曰舍  
 豈能為必勝其敵哉但能無所畏懼而已矣此孟施  
 舍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養勇其迹近於曾子北  
 宮黜養勇其迹近似於子夏以其孟施舍養勇見於  
 言而要約如曾子以孝悌事親喻為守身之本聞夫  
 子之道則喻為一貫之要故以此比之也此官黜養  
 勇見於行而多方如子夏况在於紛華為已有雜於  
 小人之儒教人以事於洒掃之末故以此比之也雖  
 然以二子之實固不足比於曾子子夏但以此粗迹  
 之耳是二子之養勇皆止於一偏未如君子所養得  
 其大全而已孟子所以言夫二子黜與舍之養勇又  
 未知誰以為獨賢然而能無懼而已者近能知其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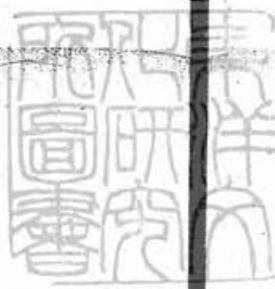
也故曰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太勇於夫子矣至守約也孟子言性者曾子謂子襄曰子能好勇乎言我嘗聞夫子有大勇之義告於我以謂自反已之勇為非義則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雖一褐寬傳之獨夫我且不以小恐憚之而且亦大恐焉自反已之勇為義則在人無可憚之威故雖千萬人之衆我且直往其中而不懼矣如此則孟施舍養勇在於守其氣勇又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也言此則黜不知子夏可知矣以其養勇有本末之異則言北宮黜之多方不若孟施舍之守約以其守約有氣義之別則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也然論其不動心則同根其德則太不相侔矣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曰不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可得而聞知之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至勿求於心不可者孟子答孫丑以謂告子言人有不善之言者是其不得於言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心告子意者

謂人既言之不善則心中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人有不善之心者是其不得於言也故云辭氣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出辭氣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如告子之謂人有不善之心故勿復求其有善辭氣則其心之有善則告子之言必以善為不可也無他蓋以人之言雖有不善而其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故其言此一行一不可行也夫志氣之於人者猶如氣之於身也孟子言人之志氣猶如氣之於身也氣而行之者氣也氣能充滿形體者氣也氣充則帥也氣體之充也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行之矣氣者但惟志是從也所以言志至焉氣次焉蓋以氣由志之所發志得氣而後言也然則氣為所適善惡之路豈非志至焉氣次焉之意乎至言無以過之以其從於志而又有以持於志也故曰言有以先之

孟子卷之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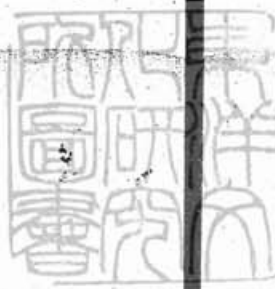
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孟子言氣惟志之是從但持  
 其志則無暴亂其氣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者孫丑未曉孟子之言志氣  
 故問之曰夫子既以言志至焉氣次焉而又再言持  
 其志無暴其氣是如之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者孟子  
 答孫丑言志壹而動氣氣壹而動志也今夫志氣皆  
 壹而不通矣是謂氣壹則動志也今夫志氣皆壹  
 而不通以之顛倒趨蹶者是乃反動其心蓋志則將  
 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蓋志則將帥御眾也  
 氣則衆卒警也心則君警也君任將帥將帥御眾然  
 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御眾則動志卒矣氣壹則動  
 如衆卒惇則動將帥其上也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  
 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敢問夫子  
 惡乎長者公孫丑問孟子曰夫子之志浩然之氣者  
 等敢請問之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孟子  
 答孫丑之問以謂我之所長是我能知人之言而  
 其人之情之所嚮我又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也敢

何謂浩然之大氣者公孫丑之言敢問如何謂之  
 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者孟子言至大至剛無以直養而無  
 大氣難以言形也蓋其為氣至大至剛無以直養而無  
 而無所不勝養之任以直道不以邪道干害之則充  
 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極也其為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  
 是餒也者孟子又重言為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  
 充滿於人之五臟若無此氣與道義相配偶常以  
 人之飢餓也合道義以養其氣即至大至剛之氣  
 也蓋裁制度宜之謂義故義之用則剛萬物莫不由  
 之謂道故道之用則大氣至充塞盈滿乎天地之間  
 是其剛足以配義大足以配道矣此浩然大氣之意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者孟子言是  
 氣也是與義雜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者孟子言是  
 所密取而在外入者也有者從內而後出矣非義之  
 子又言人之所行如道義不足於心者則餒矣者孟  
 矣以其有邪干害其浩然之氣者為孟子所以仁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以告子所以仁我





義外為言此孟子乃曰告子未嘗知義是又不知是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仁義之  
 事必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為福然後乃  
 行仁義也止在其初蓋性固有不但為之然後有也  
 矣以其人生之初蓋性固有不但為之然後有也惟  
 在常存行之耳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  
 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一說  
 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  
 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在于汲汲求助益之  
 已斯則先事而慮謂之豫豫則事優成後事而慮謂  
 之猶猶則先事而慮謂之豫豫則事優成後事而慮謂  
 之前耳矣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言勿忘勿助  
 長則同意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掘  
 之者至而又害之者此孟子引宋人掘苗而助長之  
 以解其助長之意也言人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  
 者則宋人掘苗之意也故言無若宋人然宋人掘苗而  
 入也宋國之人有憐閔苗之不長伐而以掘拔欲

其長者甚苦然罷倦而回歸謂其家中之人曰今且  
 我罷倦成病矣我其為助長其苗矣其宋人之下見  
 父云助苗長而罷倦成病乃趨走而往視其苗焉  
 得其長否及往至田所視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  
 孟子又言今天下之人不若助苗長者以失言當特  
 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長之者也以其為善無所益而  
 舍去之者是忘其善也是若不耘其苗者也助長者  
 是若掘苗者也是非特無益其善而又適所以殘害其  
 善也善者即仁義是也仁義即善而又適所以殘害其  
 以譬則人之美質也固非可以增減之耳孟子之意  
 蓋欲人之所行當內治不當急欲求其福也此亦修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之意也孟子既得所以云我善養  
 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者公孫丑曰既得所以云我善養  
 氣又問孟子知言之意謂何曰既得所以云我善養  
 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者此孟子  
 又答孫丑問知言之意也趙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  
 孟子言人有偏諛不平之言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  
 已若告子言仁內義外是也趙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





故謂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為聖矣以其宰我子貢  
 雖善為說辭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為  
 雖善言德行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為  
 孔子之高弟惟顏淵三子於聖但具體而微者而亦  
 未得其為聖矣公孫丑見孟子言辭命則不能者  
 以知孟子之意蓋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辭命則言不  
 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  
 者孟子答公孫丑為不敢安居其聖故曰惡是何言  
 也惡嘆也以其不敢吾聖故歎而為之也又言昔者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昔者  
 言昔日子貢嘗問於孔子而謂夫子聖矣乎孔子答  
 之曰於聖則我不能為也我但學不厭飽教人不倦  
 怠也子貢曰夫學道不能厭飽教人不倦是也以其  
 以有知故能學道不厭也教人能不倦是也以其  
 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  
 子既聖矣孟子遂言夫聖於孔子尚不敢居而今  
 丑言我既聖矣是其所言也故再言曰何言也昔者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昔者

則具體而微者孟子常自謙故言我往日竊聞之  
 有子夏子游子張三人皆有聖人之體亦未得其  
 全才舜禹閔子顏淵則具體但而微小者也孟子言  
 此是宜孫丑於前有夫子既聖矣乎而問之也敢問  
 所安者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舟牛閔子  
 顏淵數者意欲知孟子置於此數者之中何者為比也  
 曰姑舍是者孟子言且置去非我之類比者曰伯  
 夷伊尹何如者丑見孟子曰不同道者孟子若之事  
 伊尹二者可比之何如曰不同道者孟子若之事非  
 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非其若之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若之事非其好  
 之君則不奉事之非以正道得民者孟子言非其好  
 有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退裁其身是  
 伯夷之所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伊尹也者孟子言伊尹曰何事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事者即皆君也何所使之民為非民蓋以所使皆是  
 民也天下治亦進而行道天下亂亦進而行道是  
 伊尹之行如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進而進而為  
 仕則進而仕之可以止而不仕則止之而不仕可以  
 又則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為之久可以速則速雖接  
 漸而行亦不為速是孔子所行如是也皆古聖人也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言此數者  
 皆是古之聖人也我俱未有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  
 之所願學則孔子是學也孟子之意蓋謂孔子所行  
 於伯夷伊尹孔子皆兼而有之也故可仕則仕而不  
 為伯夷之必於退可止則止而不為伊尹之必於進  
 無可無不可矣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  
 夷伊尹又言之以孔子是班乎者公孫丑見孟子言之伯  
 夷伊尹孔子如是則齊等之乎班齊等也曰否自  
 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否不齊等  
 也自其有生民以來至今未有與孔子齊其等者也  
 然則孔子與者公孫丑又謂孟子以謂如是則伯夷  
 伊尹孔子三人有同者耶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聖則則同者孟子答之以謂此三人有所同也蓋行

爾聖之土地而為君三人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也  
 然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罪而得天下則三人  
 亦皆不為之如是則同若其他事則所行又有不同  
 焉故曰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者公孫丑又問孟  
 子曰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至未有盛於孔  
 子也者此皆孟子為且言此三人其所以異者也言  
 宰我與子貢有若三者其有智皆足以知其聖人然  
 雖有小卑汗不平處蓋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譽  
 之其言皆有可用者也遂引宰我知聖人之好而空  
 孫丑言之故言宰我名也宰我以予觀於孔子之事  
 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賢過  
 聖人故其行道易孔子名也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  
 以難易為言也又謂堯舜治天下但見効於當時即  
 一世之功也孔子著述五經載道於萬世以見其萬  
 孔子制之功也禮而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  
 孔子雅頌之樂音而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



子之道推而等之百世之聖王者無有能違逆其孔  
 也凡此是子貢之知聖人而有如此也孟子又引有若  
 有曰豈獨其民有類乎哉言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  
 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中以麒麟為之長飛鳥  
 之於民亦類也然而走獸之中以泰山為之尊行潦  
 之間以鳳凰為之大人民之間以聖人為人之倫之至  
 也聖人之於民類也物亦類也以至於今未有美盛  
 而超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所以為聖人者何也  
 過於孔子者然則孔子所以為聖人者何也  
 於伯夷伊尹者也故孟子曰子所以此三子言之是所以異  
 二曰四十弱冠三十曰壯而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  
 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  
 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  
 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  
 曰案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  
 歸焉孟賁生拔牛角口疋為之勇士也

泉磯也一曰短衣此官黜其人未詳於他經傳  
 未之聞焉孟施舍亦未詳云縮義也端懼也聞記云  
 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則縮者理之車也是  
 知縮訓義也詩云端其慄注云恐也傳曰小恐端  
 端大恐纓纓是也○無鐘鼓曰襲杜預注云密聲取  
 傳云凡有鐘鼓曰代○無鐘鼓曰襲杜預注云密聲取  
 敵曰襲是其文也○案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至  
 諸大夫也。正義曰案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至  
 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劉獻公  
 之庶子伯也。事單穆公惡賓孟說之欲立劉獻公  
 尾問之持者曰自憚其儀也。邊歸告王且曰雞自斷其  
 為王弗應凡此是也云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者案  
 害王弗應凡此是也云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者案  
 魯莊公二十八年云晉獻公娶于齊姜姜生於齊  
 生素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大戎狐  
 歸生矣齊其游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



與東關發五使言於公曰曲沃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  
 君則可答我威民而懼成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  
 主則可以威民而懼成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  
 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悅之夏使太子  
 申生主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  
 二五卒與驪姬諸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  
 耦凡此是也云豎牛觀仲士賜環之事案左傳昭公  
 四年云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適齊娶於國氏生  
 孟丙仲士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樓深目  
 而微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耳且召其徒無之及  
 後婦人獻雉婦人是穆子及庚宗之地常遇而宿者  
 也因而其有子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矣召而  
 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兒使為豎臣有寵長使  
 為政豎牛欲亂後仲士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  
 環使牛入視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士  
 而何叔孫曰何為而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  
 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疾急命召仲牛辭而不召

進食則止之而弗進叔孫不食乃卒立其子而相  
 昭公五年又曰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  
 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  
 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殺其  
 首於寧風之棘上几此是也云秦客瘦辭者案國語  
 晉文王時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  
 秦客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二二馬武子怒  
 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  
 吾不在晉國無日矣擊之次械折委筭凡此者是也  
 大抵瘦辭云者如今呼筆為管城子紙為楮先生錢  
 為白水真人又為阿堵物之類是也。予宰我名  
 也。正義曰案史記弟物之類是也。予宰我名  
 魯人也。正義曰案史記弟物之類是也。予宰我名  
 義曰釋云。堙蟻冢也。潦雨水盛也。經云行潦是為道  
 亦云集也。萃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

孟子卷三

三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